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

淮安史略

荀德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淮 安 史 略

荀德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丁解民 陈从亮

主 任 朱慈尧

副 主 任 刘希平 李慧秋

花法荣(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超骏 张寿山 郑泽云

周 青 荀德麟 秦永明

高岱明 葛恒展 曹启瑞

主 编 马超骏 荀德麟

本册责编 马超骏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序

许嘉璐

今年五月，我在苏州主持“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研讨会”，淮安市委书记丁解民、副书记朱慈尧来看我。闲谈中，我提到淮安应该编辑出版一套《淮安文化丛书》。他们说已经着手了，可望今年就能印出来。听到这个信息，意外地高兴，看来大家想到一起了。接着，我们就着民族文化问题和淮安的文化传统、乡土风情聊了很多。不久我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非洲，回到北京已经是七月下旬。没想到，《淮安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六册的清样已经摆在我的办公室里。这又给我一个惊喜。几天后，我率中国民主促进会考察组到皖苏两省调查研究长江下游环境污染和修复情况，当走到淮安所属的盱眙县时，丁、朱二位赶来了。一见面，他们就“讨债”：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这时我想起，在苏州的时候的确答应过的。但此时，非洲的蓝天绿树、穷乡破路还在眼前晃动，关于家乡的文化脑子里却空空如也，倒有点后悔在苏州承诺的唐突了。

从江苏回来,才着实感到疲劳。于是来到北戴河休息几天,借这个机会阅读了这六册书书稿。一页页翔实的记述,一位位作者对乡梓的浓情,不禁勾起了我的乡思。

作为淮安籍人,自小就从父辈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山水到饮食,从历史人物到民间风俗,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渗透到心的底层;现在虽已早过花甲,不但饮食还保留着儿时对家乡饭菜的爱好,每到一地也总爱和家乡对比。近年回过两次淮安,所见所闻也都时时与儿时的所得进行对照,因而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处处感到亲切——对家乡的感觉由朦胧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谁不说咱的家乡好?”这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现在时兴叫“情结”),大概这是几千年农耕社会留下的民族性格吧。但是,淮安的确是好,在我幼小头脑里刻下的家乡印象,主要并不在于那里纵横杂陈的河流湖泊和“食不厌精”的美味佳肴——淮安菜当然是百吃不厌的。尤其是家乡人带来的油馓子,母亲做的狮子头、长鱼、黑鱼片——而是每一提起都令人肃然的一个个历史人物。韩信宁受胯下之辱、最终演出的“兔死弓藏”故事,梁红玉击鼓励军的气概,常引发我幼稚的遐想;《西游记》是小学时读的,那时就以“吴承恩也是淮安人”为荣。周恩来总理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但是淮安人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是我自少年时代起可仰望而不可即的现实中的楷

模。其余的乡贤是上了大学才陆续知道的：汉代著名的辞赋家枚乘、清初大考据学家阎若璩、视死如归的关天培、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竟也是同乡！

出于乡情，我有时也注意有关淮安的史料；这次《淮安历史文化丛书》帮了大忙，无异于给我提供了淮安历史的索引。速读一过，是为了写序，却使得我浮想无既；因为要动笔了，必须整理一下自己对淮安文化、对这套丛书的思绪。

我在想，为什么淮安历代出了这么多天才人物？为什么这些人都是慷慨激昂、为国为民之士？这不能不从淮安的地理环境、生产水平等方面寻找初始的原因。淮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淮夷善战之性似乎到秦汉之际尚有余波；汉代以后逐渐得到进一步开发，运河凿通交易更为发达，成为南方粮盐北运的主道；发达的水系使此地既得水土之利，又时受泛滥之苦。综而言之，在古代这是一个既充满机会、优胜劣汰又最为严酷的地区。这是造就了当地人民勤俭刻苦、自尊自强、不安现状、重然诺、讲气节性格的来源。人们常说“人杰地灵”，从淮安看，地之灵气的确与民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的初始文化是尔后文化发展的媒蘖，就像积沙成丘，一代代人民在前代基础上再行创造，于是文化越积越厚；又如滴水成溪，汇溪为川，百川归一，遂成大河。淮安历代名人对后世文化的影响就是如此。后人既以前代乡贤为榜样，又依据时代环境而有所前进，但万变不离其宗，文化的内核却基本

稳定。最明显的例子是古有韩信,今有周恩来。

我想的另一个问题是,淮安方方面面的文化现象彼此间有没有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我认为,人类的文化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民族的观念、意识、哲学;中层——制度、宗教、艺术、风习;表层——衣食住行等。表层文化为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中层文化与人们甚为贴近,二者最易为人所感知;至于底层,则贯穿在表层、中层之中(或者倒过来说,表层与中层是底层的载体),只有经过理性思索才能有所感觉和认识。三个层次彼此渗透,相互交叉,密不可分(参看拙作《语言与文化》,载《中国教育报》2000年)。平时人们所谈论的文化,主要属于表层和中层。其中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看似独立,实则都通过底层而有着相互影响、制约的千丝万缕关系。即如淮安的烹调,从选料、配料、刀功以及火候,都极为考究,而原料又俱取之本地,不尚珍奇,这固然是昔日盐商、高官、富绅钟鸣鼎食的遗留,但却反映了淮安人民凡事精益求精、力求不同凡响而又质朴的风气;同时,几乎所有菜肴都讲究五味调和,从无大咸大辣,是不是与淮安人历来善和的心理有关呢?现在淮安的农民书画家成千上万,其中很少有以狂和怪取胜者,恐怕与菜肴所包含的自古以来的民风也不无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是淮安的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是怎样的关系。相对于浩瀚无涯的中华文化而言,淮安文化只是地域亚文化中的一支。它在各个层次上既体

现着又丰富着中华文化。换言之,淮安的烹饪、民俗、家居建筑、诗文风格等等,都可以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但是骨子里却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了亚文化之间以及亚文化各个分支之间的这些差别,也就没有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因而也难以万古流传。亚文化的各个分支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淮安,由于她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文化积累的厚重与影响的巨大,显然更为值得开掘、研究、弘扬。

任何文化都是在前此文化的基础上的发展。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缺少的工作之一。为此,调查、整理各个亚文化的情况是很要紧的。现在淮安市委已经这样做了,希望有更多的地区把这一工作提到日程上来。

在现代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有的同志说得好: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后的经济将是文化经济。我想,这里所说的“文化经济”并不是指前些年兴起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说,任何科技、经济都是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以往的文化要在人的科技、经济活动中打上很深的烙印。只有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起新文化,科技和经济活动才有灵魂,也才能持久不衰。因此像淮安这样,用文字的形式把地区文化记述下来,让外界了解淮安,让本地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家乡,懂得地方领导之所以重视本地文化的深意,一定会成为淮安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以上的思考,也就是我之所以向家乡的领导建议编写淮安文化丛书的初衷,当然也是他们行动在先的原因。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出版了。我乐观其成,更希望见到她的社会效应:不但有利于现在淮安的经济腾飞,而且对这一古来胜地的现代文明建设起到铺垫、启发、助产的作用。

我爱家乡过去,爱她的今天,更热切地期待着她的明天。

是为序。

2002年8月12日 于大连

目 录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序	许嘉璐(1)
引 言	(1)
第一章 古代的淮安(上)	(4)
第一节 石器时代	(4)
第二节 商周时期	(6)
第三节 秦汉时期	(12)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19)
第二章 古代的淮安(下)	(24)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	(24)
第二节 宋元时期	(32)
第三节 明至清中叶	(46)
第三章 近代的淮安	(91)
第一节 晚清时期	(91)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	(107)
第三节 土地革命时期	(116)
第四节 抗日战争时期	(125)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	(156)
第四章 现当代的淮安	(169)

第一节	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69)
第二节	“左”倾冒进和经济调整时期	(182)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4)
第四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210)
后 记	 荀德麟	(227)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跋		丁解民(229)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

淮安史略

荀德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淮 安 史 略

荀德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丁解民 陈从亮

主 任 朱慈尧

副 主 任 刘希平 李慧秋

花法荣(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超骏 张寿山 郑泽云

周 青 荀德麟 秦永明

高岱明 葛恒展 曹启瑞

主 编 马超骏 荀德麟

本册责编 马超骏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序

许嘉璐

今年五月，我在苏州主持“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研讨会”，淮安市委书记丁解民、副书记朱慈尧来看我。闲谈中，我提到淮安应该编辑出版一套《淮安文化丛书》。他们说已经着手了，可望今年就能印出来。听到这个信息，意外地高兴，看来大家想到一起了。接着，我们就着民族文化问题和淮安的文化传统、乡土风情聊了很多。不久我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非洲，回到北京已经是七月下旬。没想到，《淮安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六册的清样已经摆在我的办公室里。这又给我一个惊喜。几天后，我率中国民主促进会考察组到皖苏两省调查研究长江下游环境污染和修复情况，当走到淮安所属的盱眙县时，丁、朱二位赶来了。一见面，他们就“讨债”：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这时我想起，在苏州的时候的确答应过的。但此时，非洲的蓝天绿树、穷乡破路还在眼前晃动，关于家乡的文化脑子里却空空如也，倒有点后悔在苏州承诺的唐突了。

从江苏回来,才着实感到疲劳。于是来到北戴河休息几天,借这个机会阅读了这六册书书稿。一页页翔实的记述,一位位作者对乡梓的浓情,不禁勾起了我的乡思。

作为淮安籍人,自小就从父辈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山水到饮食,从历史人物到民间风俗,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渗透到心的底层;现在虽已早过花甲,不但饮食还保留着儿时对家乡饭菜的爱好,每到一地也总爱和家乡对比。近年回过两次淮安,所见所闻也都时时与儿时的所得进行对照,因而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处处感到亲切——对家乡的感觉由朦胧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谁不说咱的家乡好?”这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现在时兴叫“情结”),大概这是几千年农耕社会留下的民族性格吧。但是,淮安的确是好,在我幼小头脑里刻下的家乡印象,主要并不在于那里纵横杂陈的河流湖泊和“食不厌精”的美味佳肴——淮安菜当然是百吃不厌的。尤其是家乡人带来的油馓子,母亲做的狮子头、长鱼、黑鱼片——而是每一提起都令人肃然的一个个历史人物。韩信宁受胯下之辱、最终演出的“兔死弓藏”故事,梁红玉击鼓励军的气概,常引发我幼稚的遐想;《西游记》是小学时读的,那时就以“吴承恩也是淮安人”为荣。周恩来总理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但是淮安人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是我自少年时代起可仰望而不可即的现实中的楷